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三 六姥

母

擊賊救母

續後漢書鮑出傳。出少游俠。尚氣節。與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養母而年饑。留母守舍。並出採運實。得

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咸持歸為母作食。初等至家。噉人賊數十。已掠其母。與比舍姬繩貫其掌而去。初等怖恐。不敢追出。聞欲追。兄弟皆云。賊衆不可追。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去責散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椎。獨追之。行數里。及賊。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圍出。出跳圍斫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曰。欲得母爾。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姬獨不解。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曰。已還卿母。何還復爾。出指姬曰。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刺史王寬。泰始初。為遼郡太守。遼四方反。父玄讓在建郡。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為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突圍救母

孝友同。夙宋曹光實。字顯忠。雍州人。仕偽蜀為永平軍管內捕盜遊奕使。王全斌平蜀。蜀盜竊起。有夷人

張翥忠者。憾光實殺其徒黨。率數千人奄至。環光實所居。鼓噪飛矢。四面並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而出。賊衆辟易不敢近。舉族三百餘口。賊殺之。又發其父墓。壞其棺。光實詣全斌。壯而許之。光實率兵前導。克城果得翥忠而甘心焉。

質弟救母

孝友同風晉桓

冲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初彝亡後。冲昆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敢為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

冲小字也。及冲為江州刺史。出射羊。主於

殺虎救母

江南餘載保大中。太

平府鼎氏女。年十三。母為虎攫去。女後持刀。跳登虎背。以手擊拖定。連割其頸。虎奮蹕不脫。遂死。女乃還家。告人共收屍。

逐虎

救母

圖經章頊妻程氏。與二女入山採桑。程為暴虎嚙齧去。二女冤呼。與虎爭力。虎乃捨之。程由是獲全。時刺史劉贊嘉之。給湯藥

獨戶稅。改鄉名考女。

求藥救母

南史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乃

瘡。即訪醫無識者。訪至宜都。遠見山中有一老伐木。問何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即伏地流涕。具言來意。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

酒法。叔謙受之。願視不
見。依法為酒。母病即愈。

投江救母

唐書沈季詮。洪州人。少孤。事
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

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哭。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季友同。風唐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中。及砂滴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苦。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

赴水救母

宋史蘇頌。知婺州日。其母魏國夫人。方乘舟而東。任所。公往追送。徧沂湖。洪水暴迅。

舟橫欲覆。公哀號。不懼水漲。赴水救之。未及。舟忽自正。及夫。人甫出。抵岸。舟乃覆。信如孝誠所感。神物護持。遂能如此。

舟沉救

母

太平廣記。江陵有郭七郎者。資產甚殷。乃輸數百萬於衛尉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還鄉時。王仙芝寇益。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異。

生歸訪其骨肉。獨母與一二奴婢。處于茅屋之下。以細針為業。乃僱舟與母同。赴秋。入湘江。次永州。江端有佛寺。名梵率。是夜結纜於大榕樹下。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卧枕舟。舟遂沉。生與一船工。拽母登岸。獲免。母驚悸得疾。數日而殞。生往告零陵州牧。牧為安葬。復贈遺之。

剔臂

肉救母

宋史張伯威傳。伯威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

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伯威剔左臂肉。食之。

遂愈。母楊因始疾。驚而成疾。伯威復剔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知大安軍羅植。即伯威所居。立純孝坊。事聞。詔伯威與并擢。

割股

救母

夷望志邪。酥兒者。亳州人。性警慧。孝愛異常。年十五。母病。忽劇

以瘳。敢擲此錢以下。得言。遂欣然持刀。以割左股。不假遮博。自燻之於大。肩。而圓類真藥粒之狀。與母言。醫別換藥。戒曰。盡服此。可愈。母接服之。經宿有瘳。酥謂符所願。益喜。家人見其坐稍偏。怪問其故。猶不肯說。迫之再三。乃具以實告。皆大驚。亟求善藥。護其瘡。瘡已先中風。浸沒。傍改四體。萬方調治。竟不差。危困之際。語家人云。吾取吾肉。以救母。固已不憂吾身。母幸緣此以安。死亦何恨。但念父母俱老。不能終養。以此遺恨耳。泣數行下。遂絕。南城王補之。為作傳曰。酥兒之心。尤可悲也。方其奮然舉刀之時。豈不知肌肉之裂。有不忍之至痛。為至難也。以謂吾不如是。不能盡其孝。故以始筭之年。最弱之身。怡然甘之。而忘其所以難。其可悲至矣。清明集。廬官申江廣惠妻莊娘。二十五十四歲。病急日久。有親男江應。於四月十八日。

割股救母療病。今已痊癒。余應擬呈江應割股以療其母。可謂小人之有
 考者也。理宜旌異。欲照格將銷題折錢會五貫。米五斗。酒一瓶。帖。廟。喚。上。
 當廳請領。奉判割股雖非孝道之正。然捐軀以救母。一念之孝。誠足以勵
 薄俗。擢實外。本州凡軍人死亡。當廳陳乞。隨即相視填刺。此外斷難增類。
 收捕。有江應之孝於其親。有司當思所以續其食而終其養。如願入軍籍。
 仰具狀前來。當破例特與收刺。近聞訟牒。母訴其子。子傷其母者。每切大
 息。今旌其一。以表其餘。聞者當知所勸。宋史仙井監民樊譚。母趙病。割股
 以療。母五月恩橙。泣立橙木下得實。以館詔補榮州教授。金史王震。寧海
 州文登縣人。母患風疾。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
 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為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高書省擬注職
 任。溫迪罕魯幹補西北路宋萬鈔斯潭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
 肉。廬于墓側。母疾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為護衛。溫州府志楊成姐。永嘉
 人。母王氏疾篤。成姐焚香割股肉。作糜飼之。其疾遂瘳。國朝清江貝廷
 臣。其松陽鄭佚耕。事母劉氏甚謹。劉一日疾革。佚耕割股糜而進。既啖尋
 已。人皆稱其孝。
燒指救母
 馬明史。寶甌人。宋張楚。母疾。命在屬。燒指自誓。積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

門曰孝行

篤孝奉母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過孝子宗一海鹽

張氏之閭

年春吳陵張士誠擁衆自白茅渡江遂陷姑蘇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

卒與寇遇欲殺之即以身蔽母中數鎗乃舍而退既返益困以備給母食

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苦服喪茹荼不變居憂與人語輒泣下

有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母燕去不復至人皆以為異云

菹汁救

母

元史郝經傳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

即蘇時經九

誦經救母

於死乃得免一子宜敬年六歲嘗悟解

歲人皆異之

誦經救母

於死乃得免一子宜敬年六歲嘗悟解

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

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為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

於是母以清旦各誦十遍焚香仰天輪寫誠懇凡越兩歲經應元年歐有

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敬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其光

照室少

學醫救母

北史李希邑名累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

馬生

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明針藥母疾得除

由是以醫術知名仕齊為襄州刺史。清書許智藏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機世號名醫。

私逃省母

孝友同風

宋韓琦傳。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憫然釋之。

避兵負母

宋史王翊傳。有胡天啓者重慶進士也。北兵至天啓負母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

願以身代兵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魏欲活之謂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竊駕

省母

春秋傳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竊駕君車而出君聞而賢之曰

考裁為母之故而犯則罪焉

告歸省母

南唐書儒者傳。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沈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釋代之

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

告歸省母以所得金

私歸省母

孝友同風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大中祥符間居翰苑以母

王繡幣陳列于庭

在陽翟別墅有疾。遂留請假。勝子與史遮然。中夕奔去。先一日上聞。億母病。以湯藥銀幣賜之。使者及門。而已去矣。朝論譴然。以為不可。上憐其老。終優容之。止除祕書少

藍分司。仍許只在陽翟。

表求省母

續資治通鑑。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秋七月。甲寅。涇原路

駐泊都鈴轄。知渭州曹瑋。

表求詣京師省母。詔可。

賜假省母

全史。夾谷清臣傳。清臣為

乃賜告省親。諭之曰。卿母老。欲令歸省。故特假五十日。馳驛以往。假至

可為一月留也。還詔上。上問卿母健否。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

臣母年八十三。別十年。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

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

負擔

尋母

南史。庾道愍。颍川鄆陵人。晉司馬水之玄孫也。有孝。孺少壯。孤

悵。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

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嶮。僅得自達。及至交

州。尋求雖終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

外逐。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拜伏號泣。遂近赴之。莫不揮淚。

行哭尋母

孝友同風。梁殷

不害。字長卿。陳

郡長平人。性孝。居父憂。過禮。梁元帝立。以不害為中書郎。燕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慟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為流涕。即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卒年八十五。

冒難尋母

燕書周存字適名。上谷俱陽人。王彭祖叛。母遇寇難。失所。

時所在分崩。州郡隔異。存冒難尋求。自河以北。無不周遍。存亡無聞。後傳在昌黎。而存已屬段氏。昌黎土地。燕之所統。存徑投高祖。容之。為置酒於生。問存君失母。未幾年。相見當識否。高祖言音未止。存涕泗覆面。尋聲而對。辭甚悲酸。舉坐莫不慨。高祖亦為之動容。由是意過倍加。存停恭不得。母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覺微音。陳謝曰。竊政荆軻。刺客之流。意氣之願。甘死奉辭。今明公無求於微用。而見接以國士。應終身奉給。以答厚恩。然老母未嘗存亡。弟小無所依倚。寢食未敢廢心。昔徐庶指方寸以矢辭。今存披肝以表情。願明公恕之。高祖矜而聽去。所

天尋母

宋史孝義傳。彭瑜。燕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大和倪氏之婢。瑜入

市首飾。造其門。王母出。瑤孫鄉音與語。拜曰。聞母在焉。假是以來。迎倪氏年。迎母歸養。

棄官尋母

王性之
默記劉

瑤。河中人。極窮學士。終之孫也。其庶母王氏。既生瑤而出外。瑤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母死。尋訪王氏。不能得。遂棄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瑤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為人會。歲除日。行次汝落間。地名彭坡者。逆旅羈旅。歲盡未遂。所志泣於村市酒肆中。忽見日者瑤。憂鬱中。謾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爻動。必求訪父母。今坤卦為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之未見而喜神臨。如此之速。但不須發去。只留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賀矣。瑤心雖喜。能知本意。而後改悠漫。乃日者常態。唯唯不應。日者臨行。猶曰。即應無相忘也。瑤愈感。旋聞蕭鼓喧闐。乃村人嫁女於除夕也。舉酒肆人奔往觀之。瑤獨坐無聊。已而觀者稍復還坐。而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婿家去此纔十步。此婦人先在一大家家。聞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為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子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於資送女甚厚也。瑤引身稍相近。問翁知媼之姓氏。與前主之姓乎。曰。此婦姓王。

聞前主姓劉。其子小名則瑄也。瑄始驚聞。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故
停兵也。固嘗役於其家。旦每視我此事。故我常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
貌。以千計矣。出腰間繫衣中小紙示瑄。略道所以。方語話。酬酢間。村市小
兒之慧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問瑄詳細。曰。當為驗之。然瑄久
求母不獲。而為人給之。疑似多矣。意字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
已而小兒輩與老兵繼往。婦人聞之。亟遣騎乘迎瑄。瑄猶未信。緩往。既各
細驗之。真瑄母也。將心滋久。再見於不料。母子相待。號慟殫絕於村市。久
之事定。因訪日者。莫見也。問於村中。亦曰未嘗有此色人。意以瑄純孝所
感。天假神靈。以告之爾。瑄後迎母同歸。久之。以壽終。瑄仕遇神宗。累膺
劇為世名臣。二子尙勳。皆登科。其家尤顯貴盛。赤天之報也。宋史孝義傳。
朱壽昌母劉氏。其妻也。異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
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
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置。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
入秦。曰。不見母。吾不返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黨氏。有數
子。悉迎以歸京兆。夢澤筆談。朱壽昌。刑部朱侍郎異之子。其母微。壽昌流
落貧家。十餘歲。苦得歸。遺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辭官訪母。遍走

四玄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情之。聞佛書有水藏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版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復出仕。今為司農少卿。士人為之傳者數人。至相荊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言行雖錄。朱壽昌生數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年滿。泣數喪明。時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宋王安石臨川集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詩云。鯨魚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悽然。因見朱壽昌得母。而自歎有弗泊之悲。蘇東坡集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美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次公史記。儒林傳。序公孫孫。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又荀爽白本作三公。不愛白日生青天。次公史記始皇本紀注。引茅盈內紀。盈曾祖父蒙。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而神仙

傳亦多矣。愛君五十着綠服。兒帝却得償當年。蟬老養子。年八十衣綠。示
為小兒帝以悅親。厚杜詩熟精文選理。休覓綠衣輕。烹龍為炙玉為酒。
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轎繡。感君離合我傷心。
此事今無古亦聞。長安謁來見大姨。厚漢武帝母王太后。徵時為金王孫
婦。生女在長安小市。武帝立。自駕迎之。直至其門。家人驚恐。女赴匿扶將
出拜。帝下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仲孺宜意
逢將軍。援霍仲孺。以蘇史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
絕不相聞。久之。去病既壯大。為將軍。擊匈奴。至平陽見仲孺。號曰。去病不
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聞皇苦桃空記面。續清文帝外家呂氏。其家其微。
帝願復求訪。不知所在。聞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
苦桃。嫁楊氏。勸驗。知其舅家而責之。建中天子終不見。厚代宗皇后沈氏。
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后所在。德宗即位。建中元年。逸尋為皇太后。
以陸王述為奉迎太后使。分命使臣周行天下。終貞元之世。無聞焉。西河
郡守誰復識。援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書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
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顯谷封人羞自薦。次公鄭
莊公。其母姜氏于城頭。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顯考叔

為穎谷封人間之有識於公。鄭伯因其說而母子如初。喻藝集壽昌望母
白雲邊刺血書經五十年。一旦朱幡迎象服。孝心純至撒蒼天。文同丹淵
集朱康叔郎中棄官求母於全州。因會華清宮。作此送之。蟠桃實在枝
蟠桃花已飛。相隔五十春。一旦還相依。康叔視金龜。解去如糞土。徒步入
堯闕。全州取其母。古人亦有此。此之康叔難。幾時有古人。能如公棄官。玉
蓮仙字中。相會談此事。使我發驚嘆。連曉不待寐。借問待安與。輩下何時
過。我欲率諸君。
扶服詣門賀。

徒步尋母

宋史趙伯深守遼源。父子何為。州
兵官。廣全人渡河。伯深如。母子相失。
父卒。伯深聞母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問關數年。訪尋其母。紹興二十一
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江敦敏影
響錄宋沈參政建英聞。避虜難于徐之山谷中。一夕在草莽間。歎曰。吾母
在順昌。相去三百餘里。未知存否。吾母平生誦金剛經。今三十年矣。全剛
神。豈不能救此難耶。因涕泣良久。以手摩足。忽有大木葉兩片。飛墮其前。
遂取包兩足。跟。有頃聞鶴聲。遂起。行步若有神助。及曉至順昌城下。視足
跟木葉。乃其母所留。全州經前而兩版。遂得與母相見。元史孝義傳。章卿
孫本劉氏。初為章提刑。卷手與母富氏相失。三十八年。過訪於江西諸郡。

迎歸養之。俞全幼被掠賣與劉家為奴後為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得之。事母以孝聞。古今事通陳斗龍南仲杭之昌化人宗梅書院山長父澤民納妾王氏生斗龍一歲去斗龍知母家錢塘訪之。一媼曰往江東弗聞何州也。即入江東諸郡往來六年一夕舍永豐禮賢鎮店人怪斗龍數過問之。其人曰吾主人少婦豈是耶。走施氏告母出見龍哭拜施氏以母還斗龍奉以歸而藏盜作。買母走百丈山廬。適盜置母告曰壯士斗龍求母六年始歸未百日若某死母誰養。盜亦咨嗟舍去。胡良瑞傳

學醫尋母

元史李鵬飛生母姚氏為嫡母不容改嫁為朱

氏妻鵬飛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早見母求三歲得焉。迎還奉養。

高力士認母

唐書本傳高力

士與母喪氏相失後領節度使得之龍州迎還不復記憶母曰曾有七黑子在焉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全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乃封為越國夫人而進。贈

萬鍾認母

武林紀事中書舍人萬鍾元亨父本臨安人市廛貨中饋者有婢雲

川人生一子乃亨也此婢以約滿告去不知所向元亨漸長讀書取科策授某尉嘗欲尋訪而無蹤跡一日經由雲川至一度口茅屋中有一媼貨

解。元亨因悲其側。詢姬曰。何為獨此營生。還有夫與子否。姬曰。前嘗通一家。既死。不復再適。有子亦長成。見於某處負販。又云。少時嘗傭在臨安一頭巾肆中。曾生一子。某既去。則不復相聞。亦聞吾子讀書得官。元亨曰。何不往見之。姬曰。自顧貧窶如此。難往亦不相認矣。元亨微其年月日。皆暗合。大驚。即拜之。曰。吾母也。姬亦倉皇未敢當。元亨即具衣裝。迎歸其家。後元亨即館郡符。持使節。登朝列。駭駭華要。此姬皆及享其奉。慶元初。方卒。

奉使得母

晁說之客諸沈德和之求母也。始其父為司理。嫁其所生母於考城縣。德和屢因使庸者求之。已而德和

親銜命出。獲見驛中有老而聾者。在彼掃地。沈分柑子與之。聾甚感。因問姓年。有沈司理者。爾識之否。聾云。某嘗事之。又問沈曾嫁一婦人於此縣在否。曰在也。沈不敢久與語。沈有提轄知人意。沈乃令復以一柑遺聾。因與語。詰其子細。乃嫁與張押錄。亦別有子矣。沈使事畢。還至考城。則聾已不復當役。乃責燕餅於路。提轄目之。責其一。中有母書。其後沈為四川制置。乃託王宣使往求之。得可使者四人。與銀二百五十兩。至彼議之。復夫以為不可。比再往。則張已死。先得其子以來。沈與書云。醜僧覆媽媽。莫家媽媽已死。莫者沈媽母也。信益通。比三至。則與母皆來。岳商部云。

哲言

天求母

元史孝義傳黃魯經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經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

得其母

感物思母

南史張敷字景嗣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求母遺物而

以贈

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筭流涕焉孝友同風清無

王淡字仁安賜帝孫元德太子之子也性好讀書尤重儒業素非達次所

及有若成人母劉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鳴咽帝由是益奇之

焉南史張纖字直吉武城人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即母之遺物及有所織

其家具以告之每歲時

輒對帕哽咽不自勝

社日念母

坦明故事王脩字叔治年七歲以社日母亡及至未歲隣

里舉行社日典故情感念母哀甚隣

里為之罷社後魏太祖辟為司空

心動思母

事文類聚司馬池嘗奏名禮部

將入試殿庭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

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間有疾池遂號慟

過宮思母

新唐書高祖寶皇后傳太宗即位過慶善宮覽觀

而歸

啖歎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